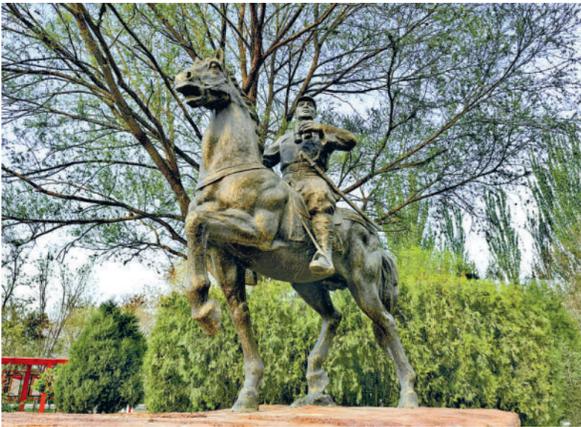


清风正气歌

雪枫本色

■李友懿



彭雪枫雕塑。

李友懿摄

一个清风徐徐的下午，我们一行人前往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，走进彭雪枫将军生前工作的地方。

竹沟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，因水沟旁遍生竹子而得名。1938年，彭雪枫奉命到竹沟，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。

竹沟镇的彭雪枫纪念馆于1984年开始修建，1988年11月落成。步入纪念馆，大厅内的汉白玉彭雪枫雕像像身着长衫，气宇轩昂。背景墙砂岩浮雕镌刻着高山、黄河、青松。两侧挂着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陈毅送给彭雪枫的挽联：二十年艰难事业，即将彻底完成，忍看功绩辉煌，英名永在，一世忠贞，是共产党人好榜样；千万里破碎河山，正待从头收拾，孰料雪花飞溅，为国牺牲，满腔悲愤，为中华民族悼英雄。

1938年2月，彭雪枫来到竹沟工作。他的父亲彭延泰得到消息，从家乡河南省镇平县跋山涉水前来看望儿子。阔别十多年，父子团聚，百感交集。团聚之后，彭雪枫拒绝组织安排住宿，让父亲住进了群众家里。

临别时，彭雪枫把自己积攒下的1块钱送给父亲作路费，烙了饼让老人带着路上吃，还把自己的一件旧皮袄送给老人穿。组织上考虑到老人从竹沟回家路途遥远，1块钱路费实在不

够，决定给老人20块钱作盘缠。彭雪枫听说后坚决谢绝。

实在无法，只好由参谋长张震出面面向彭雪枫解释，彭雪枫这才被说服。他的父亲收下10块钱，便匆匆上路了。后来，彭雪枫用自己赚取的稿费和生活补助将10块钱交还组织。

彭雪枫在竹沟办抗日军政教导大队，消息不胫而走。家乡的亲戚朋友也来到竹沟，都希望靠他的帮助谋出一份差事。

彭雪枫见到专门来投奔他的亲友们，感到十分高兴，对他们表示，欢迎他们来这里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。但是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，既没有薪水，又没官饷，更没有白面大米吃。彭雪枫告诉亲友，能吃苦的可以留下，背大枪进学员队，不愿吃苦的仍回乡生产。

他的一席话，说得有些人兴致顿消，觉得彭雪枫太不近人情了，做了大官六亲不认，连自己的亲人都顾不了。

彭雪枫患有严重的胃病，一旦劳累过度就会发作。每当此时，他就会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。作为领导，他本可以吃小灶，同志们也劝他吃好一点，不然经常熬夜，会把身体搞垮的。但他就是不答应，多年来一直和战士们一同吃山芋、窝窝头。

一次，彭雪枫工作到深夜，警卫员怕他胃病发作，给他做了碗面条。他非但没有吃，还严厉地批评了警卫员。他深知官兵和老乡生活都很困难，说什么也不肯吃这碗面条，最后将面条送给了村里一名生病的群众。

1940年，彭雪枫带领新四军第6支队在皖北浴血奋战。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附近的村镇，当地不少村民纷纷想去慰问官兵。

靠近砀山县的一个村里，村民觉得送点砀山梨给官兵解解渴，是再好不过的。这砀山梨是安徽砀山一带的特产，个大皮薄，香甜多汁。

男女老少挎着一篮篮酥梨来到部队驻地。他们不分说地把梨子递到战士手中、放在桌上，一个劲儿地要战士们吃。

看着这清香诱人的砀山梨，有几个战士忍不住吃了起来。

听说群众来慰问，彭雪枫也赶来了。他一再感谢乡亲们的情意好意，但表示梨不能要。当他得知有几个战士吃了梨时，立刻把队伍集合起来，非常严肃地表示，为人民而战的军人应尽的职责，不能因为打了胜仗就骄傲自满、高高在上，让群众感恩戴德。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不是说着玩的。

彭雪枫司令员的态度虽然严厉，但情感却很真挚，让官兵深受教育，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梨还给群众。吃了梨的战士感到非常羞愧，主动照价付钱。乡亲们见此情景，也听听了彭雪枫的安排。

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彭雪枫的清廉本色，彰显出爱民为民的情怀。他牺牲后，只留下很少几件遗物，包括两套整洁的旧军装，一床洗了又洗、补了又补、已经发白的被子，一双经常穿的草鞋。

彭雪枫曾在家书中写道：胸襟广大，宜从“平淡”二字用功。凡人我之际，须看得平；功名之际，须看得淡；庶几胸怀日阔。

返程的路上，我依靠着列车车窗远望。远处葱郁的山林，恰似一幅展开的青绿画卷。清风拂过面庞，恍惚间，仿佛看到彭雪枫将军的身影，正含笑伫立，深情地向我们轻声叙说。

默契传承

■郭鹏飞 龚本

“别分心，继续！”

王洪刚想要集中精神，可慌乱中手不小心触碰到了搅拌机开关，搅拌机停了下来。

王洪刚慌了神，而油品的温度也在迅速变化着。他赶忙伸手按压开关，一个不注意，又将化验油瓶打翻在地。

“受伤了没？”李阿龙关心地问道，同时上前将化验仪器关停。

“班长，我没事。”王洪刚挤出几个字，眼睛不敢与李阿龙对视。

李阿龙叹了口气：“专注对于油品化验工作来说非常重要。一定要树牢这个观念，再来一次吧。”

王洪刚重新打开一瓶化验油样，开始又一次化验。有了刚才的教训，王洪刚更加专注和谨慎。

“很好。”看着王洪刚规范的操作，李阿龙十分欣慰。

王洪刚顾不上回应，仔细盯着温度计。在快要到达预期凝点温度时，值班干部推门进来，窗外的风也裹着凉意渗入室内。

李阿龙去向值班干部汇报情况，两人站在门口轻声交流着。王洪刚没有丝毫不分心，微微蹙起脚尖，调整测定仪器角度，更清楚地观察油样变化。

观察到符合预期的变化，王洪刚开心地地说：“班长，我完成了！”

“看到了，刚成功一次，别太骄傲了。”虽然这样说着，李阿龙的嘴角还是露出微笑，“这只是第一次化验，后面还要做重复化验。”

“好嘞。”王洪刚拿起一旁的抹布擦了擦手上的油渍，将化验数据仔细登记好。

短暂休整之后，两人又投入紧张有序的化验工作中。

虽然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插曲，但最后所有工作都圆满完成了。看着准确无误的化验结果，两人相视一笑。

李阿龙从抽屉里摸出两个笔记本。一本是“常见误差案例记录本”，另一本是“油品化验记录本”。李阿龙将两个笔记本递给王洪刚说：“这是老兵传给我的，现在归你了。”王洪刚接过两本厚厚的笔记，一并接过的，还有油料化验技师的责任。

挂钟的指针悄然划过，化验室的角落里堆着几台已经淘汰的老式仪器。金属表面布满锈迹，无声诉说着一代代化验兵的传承。

回宿舍的路上，王洪刚忽然驻足。夜色中，数架战机静静停在跑道尽头，地勤人员手持探照灯穿梭其间。“现在明白为什么化验工作要细致了吧？”李阿龙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“咱们化验油品错一个数字，飞机上天就十分凶险。”

第二天，晨光爬上窗台，新一批油料也按时送达。李阿龙和王洪刚马上投入紧锣密鼓的化验工作之中。

这间化验室里，又传来仪器的嗡嗡声。这声音织就一张细密的网，网上缀着战机划过天空的呼啸，技师核对数据的低语，还有一种精神的默契传承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40多年前，我在塞北高原的一个高炮连队当兵。每当训练间隙，我总到炊事班帮厨。在我看来，那里氤氲着独特的味道：炉灶升腾的烟火气、蒸笼里溢出的米面香、腌菜缸里飘散的醇酸味……令我始终难忘的，是我新兵下连的那个中午。

那日阳光正好，我们这群刚结束新兵训练的小伙子，跳下卡车放下行囊，饥肠辘辘地涌进食堂。扑面而来的，是一股浓郁的饭菜香，混合着蒸腾的热气。在这热气中，飘散着春天榆钱的清新——那是炊事班特意为我们准备的榆钱饭。这熟悉的味道让我鼻子一酸，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儿时。

我对连队最初的认知，就来自这清香的榆钱饭。

一次炮场演练，烈日当空，炮管被太阳晒得烫手。

经过一上午训练，我们的汗水浸湿迷彩服，嘴唇干裂起皮，嗓子更是干渴难耐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绿豆汤来喽！”只见炊事班长挑着扁担，担子两头挂着两个保温桶，正稳步穿过训练场。

冰镇绿豆汤，清甜解暑，汤里还飘着几片薄荷叶。我们轮流捧着碗，边喝边称赞班长心细负责、手艺高超。连队的味道不只是舌尖的享受，还有炎炎夏

连队的味道

■郭岚

日的清凉，艰辛中的战友情，那是战场上最坚实的后盾。

每到深秋，连队后山的树林里会飘来野沙果的味道。

休息时，我们会上山寻找那片野沙果林。山风一吹，成串果实发出“簌簌”响声。红沉沉的沙果在枝叶间若隐若现，像坠了一树小灯笼。野沙果特别酸，但我们忍不住摘下来一些，尝个

白色尾焰划出一道道雪山山路在蓝鲸喷吐气浪的地方

舰长正在眺望
远航舰队如犁铧开垦深蓝海洋
开往春天的高铁
规划人生出彩的棋盘
银色飞船如苍鹰舒展羽翼
一次次掀开宇宙神秘的珠帘
让每一个凝视星空的人
仰望五星红狼猎猎招展

把最美的迷彩融入五月花海
让一路上自信的脚步
回响战车轰鸣的澎湃和声
让青春血脉像草木的根系
延伸抵达祖国每一寸疆域
让炽热的爱充盈随风飘扬的战旗
然后以军人的方式致敬
致敬奋斗者，致敬人民
致敬祖国的山河壮丽秀美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五月的歌

■程文胜

请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五月
让指纹烙印时光的子弹
让弹头沿信仰的膛线飞溅
急速汇入钢铁的集群
去迎接一次突袭的风暴
就像金色种子扎根沃土
在五月阳光里翻滚万顷禾秧

请把每一道深情的目光
投向思想才能到达的远方
那里，大漠号手目送长箭刺空

敬畏高原

■盖潇帅

体魄也像是脆弱的芦苇。

回到营区后，我把自己关进低压氧舱。每次舱内气压下降，我就在布满针眼的模拟手臂上练习静脉穿刺，确保每个动作在低氧环境下依然精准。图书室内，我对着高原用药手册认真钻研高原药品的使用方法，从服药时机到剂量控制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戴着防毒面具进行体能训练时，缺氧带来的眩晕让我眼前仿佛炸开无数金星，可我咬着牙在心里默念：“再坚持一下。”

此时，我睡意全无，脑海中复盘救护车上的药品摆放位置，以及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置流程。夜风从窗户缝隙渗透进来，裹挟着丝丝凉意。我仿佛又感受到了青藏高原刺骨的寒风，穿透天山南麓的这间寝室，直抵我心头。

次日拂晓，部队向着高原进发，云雾在峭壁间翻涌成天边飞舞的战旗。我却无暇欣赏美景，紧张地听着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声音。

“有病号！”呼喊声撕破车厢的寂静。我几乎条件反射地冲了出去。扶住瘫软的战友，我观察到他嘴唇发紫、呼吸急促，指甲也变了颜色。我撕开药品包装，一边取出药品喂服，一边开口安慰：“坚持住，有我在。”这句话，既是

鲜。酸味让我们龇牙咧嘴，班长的脸也酸皱了，嘴里还说着：“酸得好呀！当兵的就该吃点儿酸的，吃了酸的才记得住甜的。”班长说得在理，连队的日子，有训练的苦，有想家的酸，可回忆起来，却总是透着股清甜的滋味。

那年，班里来了个新兵。每次收到家书，他总要把信纸轻轻展开，先抵在鼻尖上嗅一下。后来他告诉我们，信纸上有茉莉花的香气。给他写信的是未婚妻，她总爱将茉莉花和信纸一起放进信封，这样字里行间都有茉莉香味。我那时和他住同一个宿舍，每当通讯员喊：“来信了。”我们便安静下来，等待那股淡淡的茉莉香和墨水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在这股香味中，我们各自想起了身在远方的家人。

思念，是训练生活之中不易察觉的味道。

连队的味道远不止于此。它是清晨出操时露水的潮味，是雨天黏在胶鞋底底的泥土味，是深夜梦见母亲煮汤面的柴火味……它将训练场上炮油混合着黄沙的辛辣吹进我们的眼睛，让作训服上晒出的汗碱夹杂着灰土渗入我们的肌肤，把手掌中磨出的血泡和滚烫的弹壳一起烙进我们的记忆。

后来，我提干调机关做起了文字工作。我的科长当过连队指导员，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这篇子写得欠点火候，还缺少连队的味道。”

连队的味道——只有对连队有深深情意的军人，才能明白什么是“连队的味道”。



长征

第6447期

说给眼前的战友，也是说给自己。

此时，驾驶员传来提速的提醒。厚重的云层从山后涌出，车灯在昏暗的天色中划出两道颤抖的光带。车队如同一列渺小的蚂蚁，在山路上艰难前行。随着海拔持续升高，出现高原反应的战友不断增加。狭小的救护车内挤满了人，我只能半蹲着工作。气温骤降，有的战友发起烧，我需要频繁为他们测量体温。

突然，一名战友脸色惨白、嘴唇发紫。我立刻测量他的体温和血氧。在高原，重度高原反应一旦与发烧叠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将湿毛巾敷在他额头，同时在剧烈颠簸中完成配药、输液。

我找到紧急退烧的药品，在摇晃的车厢里，找准时机完成肌肉注射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当战友的脸色终于恢复时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，双手也微微发颤。

夜幕降临，部队抵达驻地。连续的高强度工作，让我也出现了高原反应。

我靠着椅背，为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目光投向窗外。高原的夜色如墨，璀璨星河铺满整个天空。

“敬畏高原，敬畏生命。”此刻，我终于理解了班长这句话的深意。作为医疗队的护士，时时刻刻都不能掉以轻心。



车队翻越达坂。

盖潇帅摄

